

总主编 贾平凹 蒋惠莉

本卷主编 阎安 沈奇

# 陕西文学

(1954—2014)

## 六十年

### 作品选

诗歌卷·上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文学  诗歌卷  
(1954—2014) 作品选  
(上)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1954～2014. 诗歌卷 / 贾平凹主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 - 7 - 224 - 11467 - 6

I. ①陕… II. ①贾…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陕西省 ②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41 ②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8193 号

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 (1954—2014)

诗歌卷(上、下)

---

总 主 编 贾平凹 蒋惠莉

本卷主编 阎 安 沈 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35.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1467 - 6

定 价 108.00 元

---

总顾问 景俊海 白阿莹

顾问 薛保勤 陈彦

### 组织委员会

主任 蒋惠莉 贾平凹

副主任 齐雅丽 习云杰 李国平 阎安

委员 贺晋东 刘宝平 李锁成 王晓渭 宋亚萍

###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陈忠实

主任 贾平凹 蒋惠莉

副主任 齐雅丽 李国平 阎安

委员 (按姓名汉语拼音排序)

柏峰 畅广元 段建军 方英文 高建群

黄建国 红柯 韩鲁华 冷梦 刘炜评

李星 梁向阳 龙云 沈奇 仵埂

王海 吴克敬 邢小利 张虹 朱鸿

名誉主编 陈忠实

主编 贾平凹 蒋惠莉

副主编 齐雅丽 李国平 阎安

统筹 邢小利

诗歌卷主编 阎安 沈奇

## 编者的话

陕西省作家协会（最早名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于1954年成立，到2014年，她已经走过60年的光辉历程。为了回顾陕西文学60年的发展历程，展示陕西文学60年的丰硕成果，纪念前辈，激励后人，方便读者和研究者欣赏、阅读和研究陕西文学60年作品面貌，我们选编了这套7卷20册的《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1954—2014）》。

综合各方意见，我们确定了以下编辑凡例：

一、本书是一套地域作家和作品的选集，入选作者为陕西籍作家或长期在陕西生活、工作的外省市作家。

二、入选作家的作品，每种体裁原则上一人选收一篇，个别代表性作家选收二至三篇。

三、入选作品年限为1954年至2014年。

四、入选作品范围为在我国大陆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

五、入选作品的标准，是基于对陕西文学和我国当代文学60年发展历程的考量，选取既能够体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风尚，又能够体现一定时代特点的优秀作品，同时兼顾老中青几代作家和不同风格的作品。

本书按文学体裁共编选20册，其中：

长篇小说卷8册。

中篇小说卷2册。

短篇小说卷 2 册。

诗歌卷 2 册。

散文卷 2 册。

纪实报告文学卷 2 册。

文学理论批评卷 2 册。

由于时间、资料以及编者水平等因素限制，本选集可能有遗珠之憾，或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谅解。

编 者

2014 年 9 月



## 在历史与时潮中：陕西诗歌六十年

宋宁刚 沈 奇

—

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方重镇，陕西诗歌的发展历程和创作成就，多年来一直缺少历史性的梳理和集约型的展现。尤其出自本土的、具有代表性和文献价值的全景式选本，一再付之阙如。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五周年的 2014 年，陕西省作家协会也迎来了她的成立六十周年纪念。作为此一历史性纪念活动的依凭，也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分体裁进行编选的七卷（二十本）大型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批评选集隆重问世。无疑，这既是对当代陕西文学的一个重要回顾，也是一个检视、反思与展望的绝好契机。

这一大型作品选的诗歌卷，分上下两册集成，总计约 600 页，2 万余行。由陕西本土的两位承前启后的代表诗人沈奇和阎安，联手主持编选，历时半年，忝列其选。

本诗选基本编选理念为：兼容并包，全面呈现；梳理历史谱系，凸显地缘诗学。

本诗选以 1954—2014 年六十年陕西新诗历史发展基本进程为序，并参照目前学界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分期理念，大体按：1954—1976 年阶段（包括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十七年”[1949—1966] 文

学及“文革”[1966—1976]时期文学),1977—1986年之“新时期诗歌”阶段,1987—1999年之“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阶段,2000—2014年之“新世纪诗歌”阶段,分四辑编选。

各阶段入选诗人基本依照年龄排序,个别阶段依照此一阶段之代表性诗人的特殊位置稍作调整。入选诗人,原则上每人按照最多6首、一般2首诗作的数量进行编选,作品前附诗人简历。

本诗选原则上以短诗为主,对个别诗人的重要长诗代表作或作少量“节选”,或只在目录中作“存目”处理。

基于上述体例与选编标准,本诗选最终入选诗人130余人,诗作500余首。

## 二

前面提及,本诗选以1954—2014年六十年陕西新诗历史发展基本进程为线索,并参照目前学界当代文学史和当代诗歌史分期理念大致分为1954—1976年之前期阶段、1977—1986年之“新时期诗歌”阶段、1987—1999年之“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阶段、2000—2014年之“新世纪诗歌”阶段。

将陕西诗歌六十年发展的四个阶段进行比较整合,不难发现,前面的25年(1954—1979年),由于从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末的政治社会环境,与整个大陆的整体诗歌状况相似,陕西诗歌更像是处于“停滞”状态,从时代的喧嚣中抽身而出的个体声音和从诗歌艺术内部出发进行的写作探索极为匮乏。只是从新时期开始,陕西诗歌才像历经寒霜的冬麦一般,从早春中抬头,拱出了属于自己的绿色。也只是在这三十多年里,才出现了各种流派和写作样式并陈的大格局和大气象。

在特定的政治生态和时代背景下,这种诗歌写作发挥过相当作用,也产生过相当影响,具有文学社会学的意义和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但从诗歌内部来看,“缺乏真正有分量的诗学价值”。这一阶段的前期,以魏钢焰、玉果、田奇、毛铨、党永庵、马林帆、晓雷、闻频、王德芳、曹谷溪等诗人为代表,后期则以子页、刁永泉、商子秦、刘斌等为代

表,主要集中于50年代前出生的诗人。这些诗人的作品之影响,大体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进入90年代之后,渐次淡出诗歌界。这其中,刘斌的儿童诗《天上的歌》获1980年全国少年儿童文学优秀奖,商子秦的成名作《我是狼孩》被《新华文摘》1980年8月号选载,以及刁永泉在全国各种文学名刊诗歌栏目的频繁亮相,可谓这一时期的可贵亮点。

在这些诗人中,雷抒雁算是个例外。虽然雷抒雁的主题诗歌倾向大体与此相似,但是通过“文革”之后的一些代表作,如《小草在歌唱》,他获得了更高的写作平台,开阔了他的视野,也拓宽了他写诗的路径,致使后来的诗作,从之前的革命抒情,往夹杂着个人意绪的抒情稍稍发生了位移,诗歌的生命力也比之前的诗人悠长了些。

此外,从70年代末开始至今的三十多年里,陕西诗歌或者秉承朦胧诗以降的现代主义新诗潮之诗歌观念,或者行走在“中间道路”上,都于不断的探索中不断发展,更由于新生力量的不断加入而有突破和新的征象。

这两种诗歌路向,前者的创作者“多离散性地分布在大学、城市和青年诗人群体中,以纯粹的艺术追求和诗性生命体验为准则,与横贯整个新时期及跨世纪的先锋诗歌相为伍,潜沉精进,默默崛起,其不凡的成就,既具有文学史意义,又有诗学价值的贡献”。这一支路向的重要在于,正是由于它的艰难拓展,才使得陕西当代诗歌以不可阻遏的探索精神,以及充满现代意识与现代诗美追求的诗歌品质,融入百年新诗最为壮观的现代主义新诗潮,进而走向国门,走向世界。其前期阶段,以胡宽、丁当、沈奇、岛子、杜爱民及杨争光等为代表,后期阶段以伊沙、秦巴子、李岩、南嫫、杨于军、仝晓峰等为代表,21世纪以来,更有朱剑、黄海、王有尾、西毒何殇、横行胭脂等“70后”与“80后”的年轻诗人作为新生力量的加入和壮大。其作品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横贯八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既成为当代陕西诗歌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真正代表之一,也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间道路”的后者,不见得有极为鲜明的宣言或理念指引,却以各自更为本色、更为自然的写作方式,在各自的诗歌审美和趣味指

引下，进行着孜孜不倦的诗歌创作。其代表人物有沙陵、关雎、小宛、王大平、渭水、李汉荣、孙谦、路漫、阎安、耿翔、朱文杰、刘文阁、尚飞鹏、刘亚丽、吕刚、之道、远村、第广龙、杨莹、王景斌、三色堇、孙晓杰、薛保勤、高彦平、白麟、惠建宁等老中青三代诗人。新世纪以来，更有李小洛、高璨、周公度、路男、武靖东、宗霆锋、邹赴晓、王琪、宁颖芳、杜迁等年轻诗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逐渐成长为陕西诗歌的中坚力量。这一走向的诗歌立场和美学趣味不尽统一，大体在传统与现代、“常态写作”与“先锋写作”之间游离摆荡，或后浪漫，或新古典，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守“常”求“变”，孜孜以求，并保持了各自不同的精神特质。其作品影响，有不少远及省外与海外。

这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这一走向之承前启后的老诗人沙陵，以其破茧重生的艺术新生命，从文本到人本，对80年代陕西诗歌的历史性转型所产生的影响，今天看来，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与此同时，渭水在这一艰难过渡时期，从个人创作的全国性影响，到作为诗歌活动家的巨大贡献（主持编辑印刷中国最早的民间诗歌丛书《长安诗家》1984年版共10本，1985年再次编印包括杨炼、王家新、岛子在内的《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丛书），更是堪可感念的重要历史节点。之后进入90年代至新时期，李汉荣别具风骨的一系列长短抒情诗的翘楚问世与广泛好评，王宜振的儿童诗创作之不凡成就，李小洛在当代女性诗歌创作中的高位标出、“90后”天才诗人高璨的亮丽登场，以及薛保勤于朗诵诗创作的坚持与独秀，都堪称难能可贵。

也正是这一走向的纷纭辈出，成为当代陕西诗歌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与平台，虽然有些由于缺少新锐的诗美追求而稍显滞后，但其写作目的的纯正和诗歌理想的高远，有效地保证了持续发展的精神资源与创造动力。比如诗人阎安的创作路向，曾更接近于“中间道路”，在比较明显的新古典主义的倾向下，又时有个别的异质性之表现。近几年来，他的前一种倾向越来越纯化，而后一种因素也愈来愈凸显出其现代性的因素。2014年，阎安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既体现了陕西中生代诗人的实力及其在中国当代诗歌中应有的位置，也为陕西诗歌赢得了全国性的荣誉和关注，更证明了在看似不那么“先锋”的“中间道路”

上进行个人性的纵深和开掘，所具有无限可能。

以上两个阶段的“三大走向”，形成了当代陕西诗歌的三大主体性板块，代表着六十年来陕西诗歌发展历程的基本样态。同时不能疏忘的另外一大板块，则是从陕西高校之大学校园诗歌起步，而成名于其他诗歌版图的一茬又一茬的青年诗人族群。应该说，他们是有效推动陕西诗歌发展的另一潜在源流，虽变动不居而生生不息，以其青春色彩与纯粹心态，不断提供新鲜的活力和勃勃的生机。这一板块的代表诗人有选入本诗选的全晓峰、杨于军、杜迁、史浩霞等，也有没有选入本诗选的马永波、夜林、方兴东、谭克修、蔡劲松、陶醉等，更有尚在校园中、仍在成长期的一些年轻诗人。这些当年或如今的“校园诗人”，其中不少已然各成一家，反馈性地影响到陕西校园诗歌，乃至整个国内诗歌发展与更新。

将陕西诗歌六十年的历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54—1979 年的前 25 年，和 1980—2014 年的后 35 年）的依据也在于，前一阶段的诗歌样式，整体来看，主要体现为民歌、“新生活赞美诗”和政治抒情诗。这些写作样式即使不能简单地说是传声筒式的，至少也是缺乏个性和诗艺上进一步的可探索空间的。在这些写作样式中，余绪至今还夹杂着“西部风情录”和“地域明信片”式的影响，虽然它们已越来越边缘。从后一阶段初期开始，上述写作样式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已然无可挽回的越来越弱化了。随着“第三代诗歌”和“九十年代诗歌”从诗歌内部开启的自我更新，“西部风情录”和“地域明信片”式的诗歌写作也逐渐走出诗歌舞台的中心。

由此可以提及的李岩的《北方叙事》（1996 年）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以它为标志，陕西诗歌从内部开始了对“陕西想象”的旧的表述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批判与更新（虽然就这首诗来说，写得不免有些驳杂），正如他在诗中所写，他所要呈现的不是“抒情诗的北方”，而是“一首叙事诗细节的北方”。

虽然由于思想的惯性，陈旧的写作方式依然在经过“化妆”之后，或者改头换面，或者半遮半掩地出现（它的变体，包括对历史和传统的想象与书写），但是新的诗歌方式，其力量毕竟是势不可挡的。于

是，我们看到了以“扬弃”的方式，对之前写作样态进行更新的、更为多样性的当代陕西诗歌写作。

### 三

经由上述粗线条的梳理，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什么才是当代陕西诗歌的内蕴和或曰本质？什么才是当代陕西诗歌依然鲜活的、具有高度辨识力和实际生命力的特征？可作为对中国当代诗歌之独特贡献的特征？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先锋性和后现代性。作为先锋诗歌的发源地之一，陕西诗歌当中有这样一支力量，他们的创作人数并不多，队伍也不见得壮大，但是从“50后”的胡宽、沈奇、岛子，到“60后”的丁当、伊沙、杜爱民，再到“70后”的朱剑等人，极力坚持诗歌的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写作姿态，薪火不断，且有越燃越旺之势。也正是这一支，与国内同行之间的对话、交流最为活跃与丰富，既显示出一种极为开放的精神，也显示出一种与国内同行看齐的广阔视野。

第二，现实性与锋利感。无论是胡宽诗中所发出的被压抑的个体的声音，还是伊沙诗歌的解构性，抑或朱剑（《磷火》《陀螺》）、西毒何殇（《戴眼镜的老民工》）等人对底层生存现状毫不回避的书写，都显示出一种“及物”的现实精神，呈露出生存的痛感。必须指出，此种精神与关怀，是极为难得也极为重要的。

第三，突出的北方气质。不同于北中国，尤其东北的幽秘与寥远，这里的北方气质，尤指那种带有大漠般荒凉的旷远与厚重。在李岩、尚飞鹏、刘亚丽、阎安等诗人笔下，这种粗粝、浑厚的北方甚至大漠气质程度不同地显示出来，虽然侧重各有不同，面相各有差异，但他们却共享着一种精神资源和诗意气质。正是这些气质和特征，使得他们的诗歌显得内在、紧致、繁密，在现实描述与内在思想的言说之间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张力，虽然有时也因此显得杂而不纯。

第四，抒情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以先锋和现代自诩的诗歌潮流中，诗的“叙事性”和“零度叙事”被不断高扬，抒情诗在很

大程度上被忽视和误解。然而，陕西诗歌却由于它特有的传统和地缘惯性，有效地回避了此种风潮的侵袭，在传承和发扬诗歌的抒情性特征上，保留了自身的特色。此种特色，几乎可以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古老诗学传统中听到遥远的呼应与映照。从沙陵、小宛、李汉荣、孙谦、耿翔等几代陕西诗人身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特征。这种抒情性常以温和、低沉的面目出场，既不呐喊，也不嘶吼，而是体现出一种自在、自若的人性之大美，体现出一种恒在的常美。想到百年来，在陕西这块土地上，这种气质是多么稀缺和珍贵，我们甚至要说，这就是诗的德性之美。当然，在经过现代主义思想的洗礼之后，这种诗歌路向所需注意的，是如何在最大幅度地滤掉渲染之后，更加克制和俭省地抒情。

第五，慧心。慧心不是聪明，聪明能够体现为一种机智，甚至机巧，慧心却是一种源自生命本身的单纯、优雅、轻盈、剔透，以及心灵高度的跃动感。这种能够体现慧心的诗，在诸如吕刚、周公度等不少诗人笔下的短诗创作中时有体现，并成为别开一界的独辟蹊径。

与此相关的，是在陕西诗歌中，有不少专注于短诗（更或曰“小诗”）创作而成绩斐然的诗人，他们极为出色的短小、警觉之作，具有“以一当十”的功效，在尺幅之间开拓出了一片非常可观的广阔天地。用以为衡的心来看，短诗的写作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实际上，短诗不仅具有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余味无穷的力道，而且短诗之作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创作方向，甚至审美趣味，都大有可圈可点、可商可论之处。出色的短诗佳作，不仅让人一点儿不觉得小，反有种石落静水中一般无限的延宕与悠远之感。只有深入其中，才会有“小诗不小”的觉悟，也才会在这一路脉上自觉深入。

此一路向的创作，除上述小宛、吕刚、周公度几位代表，其他一些诗人未必自觉、却同样于此有所贡献。朱剑的《磷火》、孙晓杰的《陈家山矿难》等，都属此类。新世纪以来，诗人沈奇以“盛年变法”，“试”作《天生丽质》“小诗”系列，独成格局，影响甚大，其中不只是个人兴味使然，而是深得三昧者的有意（识）、有为之举。诗人周公

度曾说：“中国新诗的标准应是《诗经》的标准——简单的词语，内在的节奏，美好的愿望。”其言语方式不免激切和断然，却说出了关于新诗的某些真相，值得深思。

回顾陕西诗歌走过的六十年及其诗歌征象，我们可以用两个词语来概括：继承与革新。新时期之前的发展，更多是在意识形态制约下的沿袭和继承；新时期之后的发展，有对之前的变革性继承，也有纯然的革新与开拓。之后，更是如此。回头来看这种发展，仿佛植物的生长一样，由内部萌发、伸展、绽开、壮大，“挤”脱掉旧的思想、观念和诗歌表述方式，春笋般不断“拱”出来。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所有新生命的共相，当然，也更应当是诗歌的共相。就此一点，我们就该为它深深庆贺。

至此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本诗选为尊重陕西诗歌六十年之实际与全面存在样貌，特别辟出“古典诗歌”创作作品板块，以示对“旧体新韵”的珍重。实际上，新诗烈烈百年，虽成显学之势，但在广大民间及知识阶层，无论老少，对汉语古典诗歌的热爱及研习，直至独成新的创作格局与风潮，一直并未稍逊于新诗的存在，只是因时代语境所致，总是寂寞于主流视角之外而已。而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汉语诗歌的发展，“旧体新韵”之新的崛起或比肩而立，也未必不是必然之趋势。

就此，我们要特别感谢诗人刘炜评先生，对这一板块的设立及作品征集，所做出的关键性贡献，而促使这一历史性的编选，虽不尽完善，却也不失其圆满。

#### 四

作为对当代陕西诗歌六十年的回顾、梳理、总结与展望，本诗选算是比较完整、全面和翔实地显示了陕西诗歌的实绩。

当然，也难免有一些遗憾。比如体例的不够严格，是按照诗人出生的年代来排序，而不是按照不同诗人的历史出场顺序来编排，因为有些

诗人虽然年长，但作为诗人的出场却稍晚，即使生理年龄相当，也有出道先后问题；也没有（实则也没有办法）严格地遵从“陕西”——生于陕西、生活在陕西——诗人这一标准，因为部分祖籍在陕西的，也曾离开陕西，从外地来陕西、在陕西开始写作的，也有离开的，难以严格判定，所以有的人入选，有人则被漏选；此外，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期写出了不同的代表作，其写作在风格、观念上都有所差异，也未能全都得到充分的考虑和顾及；已然入选的诗作，有的难以确定时间，有的也难以找到原始出处。如此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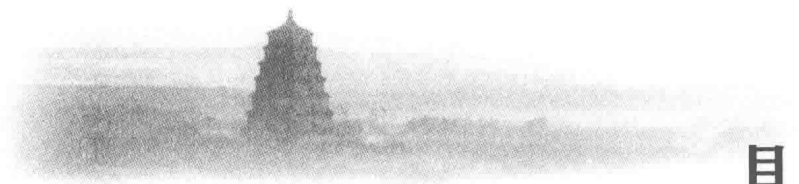
最后，诗歌虽然是属于所有人的，但是她更属于年轻人，我们也知道一些仍在成长中的“80后”、“90后”诗人，他们在默默地，热诚、专注地投身于诗歌创作，可以想象得到其队伍的庞大。但是，一方面由于作者居无所定带来的地域身份的顾虑，另一方面由于编选者的视野所限，也未能一一选入——他们中的代表，有来自汉中的杨康（1988年生，曾获“2013年紫金·人民文学奖”，曾在重庆上大学，现居重庆）和来自商洛的炎石（1990年生，被南京诗人黄梵称作是南京最优秀的、也最有潜力的校园诗人，曾在南京上大学，现居南京）。好在有之前的《长安大歌》在，或可聊作弥补。

编选文学作品集，尤其是诗歌作品集，永远都是一件费力而难以周全的尴尬之事。虽然如此，还是坚持做完了这件勉为其难的事。在诗歌之被漠视的陕西，编辑出版这样一部诗选，是不容易的；令人欣慰的是，一代代的诗歌写作者前赴后继，孜孜不倦，既为陕西诗歌做着书写，也为自己的人生做着书写。我们也期望，此次编选之作为一个回顾、总结、反思和展望的契机，能够为推动陕西诗歌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为诗歌，也为陕西这方土地，找回一份失落已久的优雅与自若。

中华自古有诗国之称，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诗与生活与人生的关系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密切。可以说，诗的存在，已成为辨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价值属性与意义特征的重要“指纹”。为陕西以及我们所有中国人常常引以为荣而津津乐道的所谓“大唐精神”、所谓“汉唐气象”，说到底，无非是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与主导——没有诗为其精

神、为其风骨，没有诗性生命意识的高扬为其底蕴、为其主导，无论是昔日的“长安”还是今日的“唐都”（西安），都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城而已。

正因此，我们说，中华文化传统的灵魂是诗，“汉唐气象”的灵魂更是诗。尽管现代以来——尤其最近几十年，因为文化语境和精神氛围的剧烈变化，这样的灵魂之存在，已不再为国人所重视和呵护，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是一切真正为历史、也为现实负责任的文化人与文学人，重新出发而再造国魂之处——作为坚持在这个曾经辉煌的诗歌帝都从事纯正诗歌写作和诗歌活动的“诗城守望者”们，将以此诗选的出版为动力，为再造“诗意长安”和诗国辉煌而克尽绵薄之力。我们坚信，“天不丧斯文”；坚信诗歌之作为历史的指纹和精神沙漠的植被，定当尊严地存在下去。



## 目 录

上

1900

- 柯仲平 永远跟着毛泽东 / 1  
延安与中国青年 / 3  
母亲颂 / 5  
王老九 歌唱三户贫农 / 6  
想起毛主席 / 7

1910

- 戈壁舟 延河照样流 / 8  
命令秦岭让开路 / 10  
故乡 / 12  
美丽的笑 / 13  
胡 征 七月的战争（节选） / 15  
青铜剑 / 19  
玉 泉 我实在舍不得 / 20  
唱给西安的情歌 / 21

1920

- 魏钢焰 你，浪花里的一滴水 / 24  
风雨江南（组诗） / 26